联合国 S/PV.5211



安全理事会

第六十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五二一一次会议

2005年6月22日星期三上午10时15分举行

纽约

主席:	德拉萨布利埃先生	(法国)
成员:	阿尔及利亚	巴利先生
	阿根廷	马约拉尔先生
	贝宁	津苏先生
	巴西	瓦莱先生
	中国	李军华先生
	丹麦	福博尔-安德森先生
	希腊	瓦西拉基斯先生
	日本	北冈先生
	菲律宾	梅尔卡多先生
	罗马尼亚	莫措克先生
	俄罗斯联邦	科努津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埃米尔·琼斯·帕里爵士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塔吉夫人
	美利坚合众国	帕特森夫人

议程项目

塞浦路斯问题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塞浦路斯行动的报告(S/2005/353)

05-39434 (C)



上午 10 时 15 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塞浦路斯局势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塞浦路斯行动的报告（S/2005/353）

主席（以法语发言）：根据安理会先前磋商中达成的谅解，我将认为安全理事会同意按照其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邀请负责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基兰•普伦德加斯特先生。

就这样决定。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项目。安全理事会是根据其先前磋商中达成的谅解开会的。

安全理事会将在本次会议上听取负责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基兰•普伦德加斯特先生的通报，我请他发言。

普伦德加斯特先生（以英语发言）：我奉秘书长的指示，于 5 月 30 至 6 月 7 日访问了塞浦路斯、希腊和土耳其，就他在塞浦路斯的斡旋任务的未来展开协商。

秘书长要求我走访该区域的目的是“把脉”——了解各方的立场，征询他们对于联合国在目前情况下应当做些什么事的看法，返回后向秘书长报告这些看法并提出有关他可能希望对斡旋工作所安排的优先顺序、强度和资源的选项和建议。

我在这次访问之前，于纽约同希族塞人的特使举行了一个星期的初步、非正式和没有约束力的讨论，其间他阐述了希族塞人对于程序和实质内容的观点，并寻求联合国的反馈。

我在塞浦路斯三次会晤了希族塞人的领导人塔索斯•帕帕佐普洛斯先生，两次会晤了土族塞人的领导人麦赫迈特•阿里•塔拉特先生。我还见到了双方的政治领袖。在希腊和土耳其，我会见了各国的外长和外交部高级官员、以及其他希腊和土耳其的著名人士。

我今天要向安理会摘要介绍所表达的各种看法和举行的讨论。

在希族塞人方面，帕帕佐普洛斯先生说他渴望在秘书长的主持下恢复谈判。他表示他的人民正经受占领和不安之苦，他们希望问题获得解决，他还阐明了他的特使在纽约向我表达的有关程序和实质内容的观点。

关于程序问题，帕帕佐普洛斯先生表示应该认真筹备新的谈判。他的立场是在所恢复的任何谈判中，联合国或第三方不应设置任何限期、对实质问题作任何仲裁，而只因把一个获得各方同意的解决计划提交公民投票。同时，他同意谈判不应是不限成员名额的。

关于实质内容，帕帕佐普洛斯先生表示他认为秘书长去年最后确定的计划，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给了土族塞人和土耳其几乎他们想要的一切，超出了他们的所需，超出了公平的范围。他认为，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的希族塞人反对这一计划，而大多数土族塞人接受该计划。他认为要使未来的谈判获得成功，土族塞人和土耳其就必须了解这一点，而且准备在谈判中顾及希族塞人未获得解决的关切。

希族塞人要在所恢复的谈判中争取的实质要点，触及到计划所涉及的大多数主要问题，包括施政、安全、国籍、住所、财产、领土、经济和财政问题、过渡时期和各项执行保障。希族塞人要求我对他们的想法做出初步的反应，我表示联合国理解希族塞人的关切，这些关切需要以双方之间相互接受的方式解决。然而，我同时表示认为，另外一方对希族塞人所阐述的观点的广度和深度会感到气馁，我鼓励他们提出一个集中的、有限度的、易于处理的和具优先顺序的建议的清单。

我还问帕帕佐普洛斯先生，他的特使所概述的关切是毫无遗漏的，还只是一份有关他争取改动的方面的说明性清单。帕帕佐普洛斯先生回答道，他无意提出另外的关切，但他保留在谈判期间这样做的权利，这取决于另外一方提出的要求。帕帕佐普洛斯先生不顾我的鼓励，拒绝表明他的要求是否有任何等级分类或有任何优先顺序，表示他认为只有在谈判中才会出现这种等级和优先顺序。

在土族塞人一方，塔拉特先生说，他希望尽快看到以联合国计划为基础的解决方案，并且他愿意看到在秘书长主持下开始密集谈判，在合理短暂时间范围内实现这一解决方案。他强调了他的人民希望紧迫解决的愿望。

关于程序，塔拉特先生主张由联合国仲裁的过程和为谈判制订明确的时间范围，因为他担心，否则谈判可能会无限期拖延下去。在这方面，他强调，土族塞人对于安全理事会没有能够响应秘书长 2004 年 5 月 28 日的斡旋报告感到失望。他特别提到国际社会没有充分承认以下事实，即土族塞人方参加公民投票的民众中的大多数已经接受联合国的妥协计划，其次，安全理事会没有采取行动协助减缓不必要的限制，他坚称，这种限制没有道理地鼓励和惩罚了土族塞人。

塔拉特先生说，应该纠正这种没有回应的现象。他补充道，如果要恢复谈判，他认为应该建立某种机制，这样各方将知道如果由于对方的行动而谈判以失败而告终自己的命运将是如何。

关于实质内容，塔拉特先生说，他的人民打算接受联合国的计划并不是因为计划十分理想，而是作为妥协。他强调，某些关键内容——政治平等、伙伴关系、两区共存、两社区共存、保证和联盟条约等——是计划的实质，不应受损。他补充道，土族塞人对于计划的关切也是有其道理之处，他打算在今后的谈判中讨论这些关切。这些关切包括领土、财产、重新安置背井离乡的土族塞人、筹资、以及保证任何一方都不会发生占领定居安排等内容。

我说过，秘书长对于安全理事会没有对他的报告作出任何反应感到惊讶。然而，我提醒了塔拉特先生，去年投票的希族塞人中有 76％反对最后确定的联合国计划，而且这绝不仅仅是希族塞人的问题，而是双方的问题。塔拉特先生说，为了解决希族塞人的担忧，他愿意在计划范围内做小的变化，但他认为，得到希族塞人一方所提要求的明确和最终清单非常重要。我口头转述了希族塞人一方向我提出的关切方面。塔拉特先生说，他认为这些内容都在联合国计划范围之内，并且是土族塞人公众所不能接受的。

我谨补充，我同双方领导人讨论了双方之间显然缺乏信任这一事实以及可能采取的措施，或者通过协议，或者也许更好的是通过单方来采取措施建立信任。双方领导人说，建立信任的努力固然重要，但这些努力不应成为寻求解决方案的替代。在某些内容上，可能一方或双方会有后续行动。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塞浦路斯部队特派团团长沃索维奇先生依然听命于双方，处理这些事项。

在雅典，希腊政府说，它希望看到恢复秘书长的斡旋使命。在这方面，希腊代表指出，联合国计划是首次提出的全面解决方案，并且已经非常接近于解决。然而，希腊认为，在某些方面由于塞浦路斯成为欧洲联盟的成员，该计划反映出对过去的恐惧超过未来的挑战。希腊政府希望看到双方在联合国计划的基础上开展合作谈判，以便解决依然存在的关切和达成解决方案。

在安卡拉，土耳其政府说，他们希望看到以联合国计划为基础的解决方案，并且土耳其欢迎在秘书长主持下开展密集进程。为此，土耳其政府认为，希族塞人一方必须提供一份他们希望看到计划有所改动的明确和全面清单。土耳其政府强调土耳其对于安全理事会没有对秘书长 2004 年 5 月 28 日的报告作出回应而感到沮丧，并指出，这使得难以说服人民相信土耳其人和土族塞人为实现解决办案而作出的努力得到了充分认可。上述意见还由埃尔多安总理于我从该地区返回不久的 6 月 9 日在纽约的工作午餐上向秘书

长转达。如同我在安卡拉向塔拉特先生所作的一样，秘书长向埃尔多安总理转达了我们对于安理会没有对报告以及去年的事态发展作出回应感到意外和失望。另外，土族塞人和土耳其人对于他们认为欧洲联盟没有采取充分步骤，减缓土族塞人的孤立状况表示困惑和失望，他们感到他们曾经认为会采取足够的步骤。

我对联合国同双方所开展协商的概述到此结束。现在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对局势进行一下评估。

首先，应该承认一些重要的积极因素。所有各方都希望看到积极的联合国斡旋的某种恢复。所有各方均接受，联合国的计划应该作为恢复谈判的基础文件。塞浦路斯双方的政治任务目前维持着友好接触，以促进相互理解。在其他各级也存在着有益的接触，无论是在某些主题的专家之间，还是在现在能够相互跨越边界到对方的普通百姓之间。我十分感兴趣地获悉，为了解可能对联合国计划所作变动的态度而进行的一次独立两社区调查显示出双方基层民众意见方面的令人鼓舞的结果，即可能作出某些变动，以得到双方社区对计划的多数支持。

但也存在着消极因素。各方就实质内容所表明的立场方面的差距似乎很大，而且他们之间的信任程度不高；恰恰相反。这两个因素，特别是当共同发挥作用时使得为建立共同点所作的努力十分困难。

在秘书长考虑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时，他将顾及一些其他因素。他认为，联合国的起点必须而且应该是充分尊重 2004 年 4 月 24 日公投中双方投票民众所作的决定，并且应该采取以这种充分尊重为指导的方针。

去年，秘书长及其小组作出重大努力，与各方合作，制定出一份我们希望能够得到双方人民接受的计划，一份经过四年半的谈判和协商过程而达成的计划，在塞浦路斯问题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最终，秘书长不得不对许多具有争议的问题作出极其困难的裁决，因为各方在谈判桌上的几乎所有实质性问题都依然存在顽固的僵局状况，秘书长受各方之托根据自己的判断来解决这些问题，以便能够向公投提出一项计划。秘书长最后敲定的计划完全符合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所载解决方案的设想。

然而，正如我在本次通报中早些时候所提到的那样，在希族塞人一方，投票民众中有 3/4 以上拒绝接受所确定的联合国计划。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一方面联合国不能支持一个不符合安理会决议所设想的解决办法，另一方面在今后以联合国计划为基础的任何进程中肯定必须处理导致希族赛人作出此种投票选择的最高优先关切，而且希族塞人选民必须有信心在重新开始的进程中能够牢记这一事实。

在这方面，提出一份具体、列有优先次序的谈判提议的全面清单将是重大的进展，因为很难有秩序地处理一份冗长的关切清单，特别是没有规则和说明它们的相对重要性的清单。

与此同时，如果解决希族塞人各种关切的方式使多数土族塞人不再支持联合国计划，那么，这将无助于寻求解决办法的努力，而且，土族塞人选民还必须能够相信，在任何恢复的进程中，人们还会铭记这一点。与此同时，虽然很明显，投票的多数土族塞人都支持通过商定的程序最后确定联合国妥协计划，但土族塞人看到，他们寻求解决办法的努力几乎没有得到承认，在全民投票之后的这段时期里，他们的状况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得到改善，这个事实降低了土族塞人和土耳其——其作用非常关键——的信心。

在程序和实质方面，双方都努力保护自身利益，这是自然的。但是，必须鼓励双方将注意焦点放在他们最重要的共同利益上，即：必须就修订内容取得协议，使联合国计划不仅在他们自己社区获得多数人的支持，而且在对方社区中获得多数人的支持。

在这方面，秘书长谨强调各当事方自己的义务。外部可以提供帮助，但各当事方自己必须有必要的远见、勇气和政治意愿以及履行由此而产生的所有义务，通过妥协，找到解决办法。领导人必须领导而不

是跟随他们的支持者。只有各当事方在与对方的交往中显示尊重、了解对方的关切以及早日解决问题的希望，才可能找到解决办法。

希腊和土耳其两国政府也有责任。他们必须铭记，必须就事论事地解决塞浦路斯问题，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的利益。秘书长感谢希腊和土耳其对斡旋工作的强烈支持，与此同时，它们还必须愿意重新考虑问题的某些方面，从而在修订的联合国计划基础上找到解决办法。

那么，今后将怎么办呢？秘书长明白自己的责任，他仍然致力于协助各当事方找到解决办法。总体而言，只要当事方提出要求，秘书长就应该进行斡旋。而且，正如安理会多次明确指出，该岛屿持续维持现状是不能令人接受的。

与此同时，过早发起大规模的新进程是不明智的。我希望安理会认同下述观点：如果新的努力像前两次的努力一样，热热闹闹地以失败收场或者陷入令人沮丧的僵局，那么就不会有任何正面的意义。

根据现在的情形，秘书长认为，应该非常谨慎地行事。他准备认真考虑他的斡旋活动在今后这个时期里的未来。在他进行这种思考时，他将充分考虑安理会对这份报告的反应。他将根据我刚才提出的评估和发表的意见，密切注视当地的各种发展，尤其是密切注视各当事方立场的任何演变。

根据该岛屿事态和态度的演变情形，或许应该考虑任命一名特别顾问，他的任期以实际受聘为准，他将与各当事方接触，探讨是否存在必要的共识，或者是否可以建立必要的共识，从而可以全面恢复谈判。因为归根结蒂，只有双方在该计划基础上进行谈判，才能找到解决办法。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普伦德加斯特先生的通报。

根据安理会在先前磋商期间达成的谅解，我现在请安理会各成员进行非正式磋商，继续讨论这个主题。

上午10时35分散会